

母亲节特辑

## 我愿意在画笔下再“生”一次你——我的宝贝

“母亲”这个词从我们出生起就伴随我们一起成长,并已深深融入血液之中。我们见到过许多画家以各种形式表现自己母亲的形象,以此抒发对养育之恩的情感。然而,作为母亲“画家”对自己孩子的情感表达,这种角度也非常值得关注。理论上来说,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有着世界上最深的情感,母亲也是对自己的孩子最了解的人。从吮吸母乳到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,一直到上学逐渐成长为少年,在别人眼里就是“一瞬间”,然而,作为母亲,其中的艰辛和付出,并非三言两语说得清道得明。这其中又有多少故事值得去记录,有多少画面值得被描绘。这里我们选择部分母亲画家,看看她们是如何用画笔来记录和抒发自己对孩子的爱的。

我们彼此照亮  
共同攀登

□毛冬华



毛冬华 攀

这件以女儿为表现对象的作品,让我重拾了绘画的信心。它也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全国性展览——第六届全国体育美展,并荣获优秀奖,最终被奥林匹克博物馆收藏。

2001年,孩子刚出生。那时先生想辞职创业,养家的担子一下子落在了我的肩上,留给自己创作的时间寥寥无几。

2004年,第十届全国美展,我的好几位好友都入选了,还有人获奖,而我的作品连初评都没过。那一刻,我真的非常沮丧。我不禁问自己: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?正当我郁闷地向家人发牢骚时,不到三岁的女儿突然晃着两条肉肉的小腿说:“妈妈,没关系的,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五角星!”说着还用两只小手比画出五角星的形状。那一刻,我真的被深深打动了。我想,为了自己,为了我的孩子和家人,我也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2005年,在准备《攀》的同时,我还在创作《民心》——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作。等《民心》完成,距离体育美展上海初审只剩下一个下午加晚上的时间,第二天就要截稿了(中国画还需要托裱装框)。当时《攀》只有一个粗糙的草图,正稿甚至还没开始。说实话,我也闪过放弃的念头。

这件作品的素材,来自陪孩子走“勇敢者道路”的经历——在软软的绳索间向上攀爬,需要手眼协调。当时不经意间留下了一些照

片。作品从晚上八点开始画正稿:先用浓墨,以粗细不等的纵横交错线条画出前景;再用没骨法画出后面的两个孩子。画面采用平面化处理,浓墨线条与中淡墨块面相结合,营造出前后景的层次。右上方那个孩子,高高的额头,柔软的头发放着小辫子,穿着条纹毛衣和格子裙,手脚并用努力向上,不时望向同伴,仿佛在说:加油,我们一起上。半夜两点完成,第二天,老同事以极快的速度帮我装裱上板——用的是现成的板子,还湿漉漉的,就交到了上海美协。

女性总有那么几年——结婚、生育、孩子幼年——感觉自己像中途下了车,再也追不上那辆渐行渐远的列车。是《攀》给了我重新上车的勇气和信心。我也常和女性同事们聊起这件作品。这些年来,我和孩子相互鼓励,遇到困难共同面对,相信一定能战胜克服。如今,女儿即将从中国美术学院硕士毕业,回到上海美术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。

回首这20年,从那个半夜两点赶稿的夜晚,到如今女儿即将踏上博士求学的新征程,时光仿佛一幅缓缓展开的长卷。《攀》不仅记录了一个孩子在绳索间的勇敢向上,更镌刻着我们母女俩彼此照亮、共同攀登的生命轨迹。

(作者为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、一级美术师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主任、中国美术馆展览及征集委员会委员)

## 我的生活,我的画

□潘汶汛

我出生于1976年,那年的寒冷让西湖也冰封,但寒冷之后就是春天。虽然出生在从事绘画的家庭,但也未曾预想过真的可以以艺术的方式承载生活。

直到现在我依然常想起,小时候放学了在弄堂里等妈妈下班回家,等待的时候我喜欢看家门口老墙的裂纹,白墙被雨水层层浸润渗起乌霉、雨迹、青苔、水渍、各种灰尘。我很乐意去盯着这些痕迹看,即使到现在都依然能瞬间回到当时的目光。墙面中走出各种小世界——动物、人物、山林、石头、草木,各种形象与故事在注视的目光下发生。

2021年的夏天,公众号“一条”忽然找到我,想做一期关于我和我的画,责编亚萌做了预习,她专注于提问:“当了妈妈和之前的艺术创作有什么不同吗?生了孩子如何保持画画的工作状态?将近十年一直画自己的孩子的意义?”然而,这些却是我作为创作者并未想过的问题。此时,我似乎又想起了童年的目光,在看似随机的自然中,发现生机里迸发的力量。当孩子降生后,我看到新生婴儿宛若一粒正蓄势待发萌发的种子,纯净的气息里慢慢孕育着未来的万般可能,婴儿虽然如此幼小,但空灵中又好像有强大的引力场。

实际上我在绘画创作中更愿意消解人物的具体身份,甚至在某种意义上,消减性别特征,回到更纯粹的“人”。当我开始画自己生出来的小孩,并一直伴随他的成长;即便如此也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现实人物题材的绘画。我更愿意把笔下的“人”,当作感受自然世界“赤子之心”的一部分,生命循环往复,一个初生婴童、一对新生的鹿角、一片春天的新绿、一丛山谷里涌起的云气,无数生长中的它们,是观察意念的张力待发。那是我偏爱的天真,在模糊生长中的距离感似乎才是更为精准的感应,他们包含万般可能与崇高理想。作为创作者,下笔时的乐趣不只是发现某个形状,更是渐渐感悟万物变

幻交织中的生机与磅礴。

我生了宝宝没有多久,就要画画,像吃饭睡觉一样。生活中忽然给了我一个感受“生长”的新机会,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生命,一切似乎变了不少,一切又似乎更坚定了。

当被问到作为“母亲”的艺术家的工作状态时,我忽然意识到:曾经自以为“母亲”这一身份从不曾改变工作创作方式时,实际上却早已因为母与子的共同生长而获得了新的意义。在旁人的观感中,是母性或女性的艺术体验,是如何有效地安排时间,兼顾各种角色,不妨也是一种有意义的诠释。但当这些无意间坦然与真诚的态度以绘画的方式留下痕迹,时间又给了自己新的答案。

我一直在画他,画作中的婴儿长成少年,越来越高,他的眉目渐渐清晰,他的意念越加坚定。我不知道还能与他一起在画中成长多久,或许没多久我便不再画他,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、明确、充满能量的青年人;或许我还在画“他”,创作是不断成长与选择的过程,是生活的意义与方式,用手中的毛笔唤醒自己,在山崖、石头、瀑布、明月、竹鹤、少年,等等诸多万象中,慢慢地看见初始的“我”;是一朵花、一汨泉、一只飞鸟,一个婴孩,每一个自然景象的背后,每一笔落下的颤动,是万物之生的洪荒共鸣。

(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

潘汶汛 生长